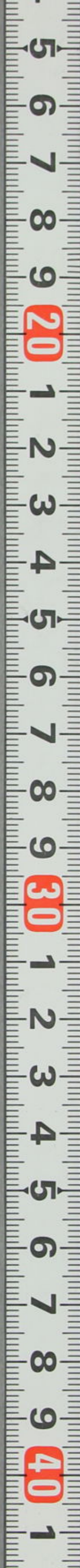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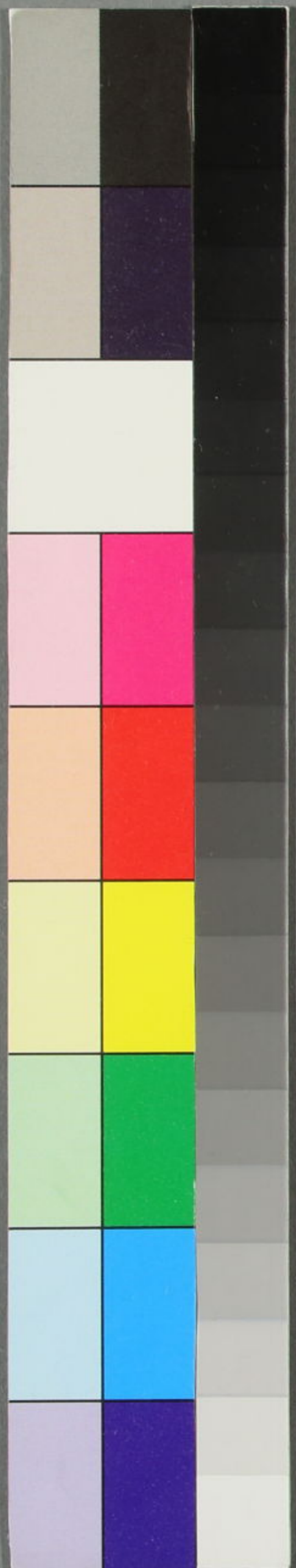


王臨川全集

~ 16
891
16



八 16
號 891
卷 16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六

書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有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願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



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
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
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
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
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
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
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
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
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
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
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

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
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
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
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
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
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
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
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
答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當之否

則君子撝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
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
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
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
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
邊主上方覽眾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
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
顯效疇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
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
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
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

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
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
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
不宜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
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
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
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於後自己
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
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

勝愚懷也

荅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阨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荅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犖犖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爲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庠澤狹萬不救一二人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尙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人皆

可以爲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警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上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

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官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子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子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怱怱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
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磋琢磨如古
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意而與
游者猶以爲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爲
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
爲不足語乎足下尙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
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爲不如是則亦
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
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
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
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

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
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
鹽秤子搔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
束今後耳足下旣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
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
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麾嶺鄉詩奉
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浮江
絕湖縣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
人之墓事父母於堂十年榮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

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懼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
遲也不識執事謫之賁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
矣恭惟執事寬通精明暴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
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
俟伏惟爲國自壽迓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
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戇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
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
自同眾人之數也閣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
喪歸葬閣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尤

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
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閣下以
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尙以衰麻之故不能
有一言自獻以贊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
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
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伏唯閣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
在政事之地然絕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
在所謀謨伏惟爲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
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

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集宜不知所得矣
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
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
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於私心而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
能以須臾忘也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尙以衰麻故不
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旣除喪矣而
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
闕然不卽叙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
閣下以盛德倬譽豐功茂烈爲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
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
道爲國自重以荅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忝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閣下
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修子
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
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疎絕之罪者也然閣下拊循顧
待旣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
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
今旣除喪可以敘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
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
伏惟閣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
而退者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其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

伏惟爲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浼進宜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蹙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閔閔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身賤地遠又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庭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遷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遽弃絕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旣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調下從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二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謬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充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

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
思報心尙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入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
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
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眾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
旁漁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
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
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
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
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

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
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
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
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
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
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
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
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
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
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
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

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
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
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
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
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
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
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
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
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而
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
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
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
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
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
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
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
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
直尋而利古人尙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
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
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
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
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畱思而幸聽之文

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舄故不敢造辭以慰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況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獎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吏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爲善爾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六終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七

書

上張太傅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已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饑之疾始慙然欲出仕往卽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懦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

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旣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二

某蠢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書授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覘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眾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非者始也旣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

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俞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媼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

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諄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

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閒或忤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徧追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名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疎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於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寶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

美之言實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貺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澗靜深文彩焰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顧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當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宋祕校乃已入京考于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見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福宜以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三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卽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釁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臥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俟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旣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

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講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荅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

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卽時報謝以忤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之誅顧未嘗一口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闊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荅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誦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荅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途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爲朱先生敘字且賡所賦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爲之奈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怪者眾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荅王該祕校書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貧者不知不可不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于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尙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其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糜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爲貧之仕爲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荅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誦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誦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

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入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荅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尙有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眾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荅陳梈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

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尙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闕深要當不遺餘力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荅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于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願告之非其所推褒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敗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荅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面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七終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八

書

答郝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瘞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今感慟
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愛
尙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祇傷
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
晤千萬良食白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喜動
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愒而痞喘稍瘳卽苦營眩

三
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
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阻闕門牆浸彌年月倦倦鄉往豈可勝言某
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衙校偶至
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遼闊無緣進
望履舄惟冀爲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二

某頓首再拜畱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仰山
川阻闕修問曠疎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內吉慶新正伏
冀爲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二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貪賢想必未遂高懷無
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
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闕豈勝係戀衰疾無緣
追路且爲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敘

與程公闕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爲恨更煩專使貺以
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安豫
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副來論不足

傳示也尙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爲道惓惓
也

與李修撰書 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爲恨忽復改歲豈勝思仰
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別膺休命
得展晤於上園未間良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哀
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慰重
以愧惻也從是北征計在勿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几筵之

故無由一王寔口奉候瞻向之情可以意知也自別後不
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
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支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蓋某
不爲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敢正
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賢人者
而師之願造請而問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
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閒將試進其疑者

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祕校手書

某頓首伸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以公函見賜竊慙作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畱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既爲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錦鷄更求兩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別後懷渴殊深伏惟動止萬福向所領得感怍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魯由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稍寒矣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忽忽欲一詣邑奉見尙未果伏惟動止萬福歲飢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所者然聞富室之藏尙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閣下宜

王臨川集卷之六
四
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卹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入以書迓之幸一爲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爲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卻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卽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

王臨川集卷之七
五
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遽止爲之奈何兩日欲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訃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內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黃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閣下治行自爲諸公所知不愚無知已也惟以道自釋餘畱面究也蠶麤之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爲恩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月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內此某所仰歎也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
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
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
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

答王致先生書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獎
光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
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畱面陳忽忽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畱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
闕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上園衰疾候望無階唯

冀爲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敘感日調營從之東馳布悃幅
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寧深
以爲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
氣暄和乘輿遊衍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間伏乞良食
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山
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倦倦也程公闕
想日得從容也

三歸川集卷之六
七
答范岫提刑書

某啓久阻關豈勝鄉往承誨喻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敘不悉

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上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良食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敘

答孫莘老書

某啓上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答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營理報寧康舍以佗遊榻餘非面敘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弟見訪闕於從容及間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別幅也

答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尙有少疑想營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爲時自愛不宣

答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當展親墓不獲追送瞻儀旆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自重度非

久北還餘非面敘不可宣究也

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尙次淮濱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勝近之情何可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卽馳送幸託婚姻之未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答蔣穎叔書

阻闊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

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著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卽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陁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九
九
第一義諦有卽是無無卽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
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語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
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八終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九

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
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
衰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
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
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
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
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眾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
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沖退

託內揆百官之眾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邈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闕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憩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之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帝考實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莫二宜受祉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畱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深

賀畱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之美爰舊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泊薄俗以敦恭惟畱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王體秉執事樞勳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作世表儀未遑慶牘之修首辱古書之貺永言感載實被惴惴

賀畱守王太尉啓

恭聞孚號崇獎者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獨慰
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畱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華問
既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間季友於兩社
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既崇公袞之歸豈晚某舊蒙識拔尙
阻趨承踴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啓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
之位殿庭鳴玉尙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
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
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
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卽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私慶
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
淫辭詖行雪見睨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
王功方就庶無一簣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
惠好過示撫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縉放告庶位交忻歷選迓衡
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尙尤違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譽
問之能宣則曰予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
日躋攬眾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耆明恭惟參政侍郎

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后學皆會於本原揚乎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羈單最稱眷舊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囊三朝常出踐更之後復叨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爲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澹乃遇明主遠大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闕未契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縉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已不遑切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疎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渙汗之難迴敢竭咨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睿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謬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答高麗國王啓

伏以畿疆阻闕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旌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卽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詳

冀順節宣采綬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畱守太師忠能與善美務成人顧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紱歸賁上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敖啓

比者叨被命書延登揆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上行衰典所加治功宜稱顧薄材之雜選豈高位之敢安甫集愧懷遽承優問拜嘉甚寵敘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興眾正欣賴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佑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效枉者更直則成湜之舉可知某久曠舊恩尙竊榮祿以承流而自効知馳驅之所歸

回畱守太尉賀生日啓

閩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畱守太尉望隆國棟聲冠時髦如畎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尙負品題之賜每愧愚悞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增激懦衷

三歸川集卷之六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比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懷竊念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還得參勸講已汙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貫行忠恕啓佑善良因令危拙之身亦與訐謨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騰溢於士林早與朋游實先慶忭恭惟某官元精發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鶩隆名於四海大忠無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回非外移於眾口久蓄庇民之施果膺置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免瘵官之責過煩重簡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工遂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比者叨被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愛志務上同肩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逢運休明夙柬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寘民瞻之地實資

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剡章上奏辭寵更堅惟
祇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勳乃稱公論
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更叨於殊
獎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成義惟兼善特
借半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廣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綽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任總
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塵事任叅
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效久思自弛以

免庶尤敢圖眷注之私更竄章之地方蒙曲論未獲終
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怜悯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
責之慙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實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庶績
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瞻之實敢
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惟兼濟願借重
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慙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縉之恩遂膺顯服之賜
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自翱翔於

朝路賈焜燿於士林孚號載揚抑虞惟允未皇贊喜特在
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祇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舊俗
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本元忠義
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
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貽書惕然汗顏俯以
拜貺其爲感戢實倍惘悰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之憂
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爲一代之
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賜可顧志願之
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明哲尙屈謙虛況當
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迴冲守以對茂恩

王臨川全集卷七十九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祉
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新陽之盛
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痾阻於稱壽睠睠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
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踐揚機要
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宜介多祥邈無
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明初復圭景寢長惟勳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荐至
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王室暢經
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跂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
伏惟畱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
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願敘慶之弗遑在
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

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輔相甫臨
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敘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
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聞望而輝光暫息
价藩仁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
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
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於明靈
以時膺於馘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

人以自輪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經綸一有誤居必乖眾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內盡致

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祕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時選用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爲其謀謨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某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眾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然奮功朝路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慙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母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甄勢則便安
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旨縛蒙繆所
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
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業邀會時
恩備官牧人旣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
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尙蒙優詔猥備方州自
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
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疎賤亦至叨逾永惟憂
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
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
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
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墁此亦無逃於
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陋之
質拙疎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
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
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
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
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
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寬容少
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

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
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
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褻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趨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汔
由恩臨得以理去違離大旆畱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
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
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當遠適顧
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觀太
平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畱平聽
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
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
欲觀頌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盡言有守
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
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
在上悃悃發中臨啓怔忡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竿牘之獻顧
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廢惟春旦
暮於氣已暄恭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

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爲時所嚮於義可師伏希順序節宣慰人所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攷之相仍顧勝書而不暇伏况賢哲異稟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膴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時以征取位如拾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仰禕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徯某早煩教育晚出薦延方茲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芘賴之心尙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

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芘先人之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爲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問事變行應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麾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兢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僑偉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

聞餘教蓋忘干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
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祖
取道恨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遑尙幸仁明儻存哀恕
縻身於此望履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
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
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
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荅騎
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
煩送將又調其行使不畱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

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事按臨
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
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尙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迓
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
白頤副人所望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爲議所歸時惟
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敢圖高明
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貺華賤窺觀以思懼恐且媿咸池

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
揆白以時造門

荅交代張廷評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撫
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邈在海濱方條教之未孚得
仁賢而復治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
取顯仕分一雷之土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翹美政趨
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戮致仕議臣雖願其畱疎廣
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翹取道阻長繫盛德之可師

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
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
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
之美旣耀於將來智略之闕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
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
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
茲仰高無止

荅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間
乃後門闌之廝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
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滑夏之近憂興保民之

五臨川全集卷八十一
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
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
猥承綿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
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仁某阻
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趨命之弗遑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
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
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
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
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地殊南北
勢隔尊卑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幕府文書之眾或以
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
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於其行之疵賢而
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
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
將次郊關卽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荅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跛通德之門馳誠數仞敘宜家之慶拜覲尺
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速之首逮見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一
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占旣吉眷惟姪
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衰
宗榮幸所兼敷陳疇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謹狀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終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依歸
之志已結於東南訓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爲國璋器
有時盛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枉神民
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路將前受於指令請祝
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闔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之懷
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日以儒雅飭治術以器業結

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按部聳羣吏之廉隅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卽介圭而入覲仁參巖嘏以協具瞻比律方嚴冲眞尙遠希上爲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榮中旨進秩卽闡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忭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紬祕延閣剽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敦厚風教尙煩使節之寄

以漸台袞之榮某側聞詔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得魁梧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強濟出天嫵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軒陛圖功卽膺於寵數屬關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忭恭惟某官資性

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自歷
煩任罄施幹材美聲聞於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
綽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
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啓

比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
如磨爲吝震疊於懷會走幹之鼎來辱騰書而寵荅優爲
禮貌略去等夷繫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
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興寢伏况某官風華靈茂
天韻闊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爲
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
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崑石方圖師尹
之賢曾是頑疎終然庇賴尙茲嬰薄未卽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袞之
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熙天燮精禋之至和
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乘堪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
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
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
鋒車入參駸駸旋屬園虛耀狼角之色狂寇毒清河之民
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
名朔方輝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憝入奏元功式尊

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坯治
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羣慝躋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
獲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
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承之有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
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奧學丕天懿文華國躋
榮膺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
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
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轡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
石疏恩卽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

辰尙遠隆堂之拜願臻頤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泐壤久揖高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
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縉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瑣方
嗟於中路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
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間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庥之詠寫
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間闕恢台貫
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間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贄見之儀承乏一
涯彌闕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鈿畫清道

環天粹伏准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會於凝
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使臺峻右陝之邦均
逸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溫晬召還卽對於清光台座熒煌
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肅宇蔭尙遙伏希上爲治朝保
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謁來冗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价藩
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詎晝清道環
天粹恭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廉深出相袞之名家而無
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譏全德所高上意
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勳業
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獎知短羽卑飛已甘心於枚粒陰
虬白躍思遠耀於風雲尙遙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爲仰庭角之姿何嘗費見敢謂玉堂
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賁塵容過形謙柄外惟榮佩中所
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敷揚大業陟降
泰庭演潤鑾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天邑具瞻表則之材
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聊福於民艱鴟
廳贊謀卽稽於天若某海濱承乏宇蔭未趨伏希上爲本
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
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
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麾竊聽海瀕之謠迎貪善政
特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遂去茲土某竊邑無
狀芘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展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濱已虔於命署顧賦
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爲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
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裳
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卽還清切之禁伏冀爲時
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闊疎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
某官材爲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
寢成久次卽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
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顧下
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
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情無遠要之蚤
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爲愛已之負歲時回薄氣
候洵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三
上通判啓
六
飈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陞華
儲幄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
將仰芘於公材欣怵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室屢
致於尊光賜逾袞袞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鎮海都會
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
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卽還大政以澤
含生某容跡海濱被光台照童烏署第風荷於掄揚立鯉
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棲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終
逃官誘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宣善治棲
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會升平之世躋
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
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惟英烈尤副僉言秋氣正
剛風華浸遠詹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鄰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茲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
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教獎以謙辭惟茲感銘其敢忘
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袞以遷可拱而竢仰惟自壽下

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闕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褻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權坐忘介子之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于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攸賴而褒升之寵日月以須唯茲蠢愚其卒茲賴伏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之多

曾是趨承之晚比聞州邸云改縣章治所相望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先賜撫存之教曲加獎引之辭雖睦嫻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怡有休祥未卽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啓

向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未卽趨承惟加調護此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貶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
悃幅敘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相存有加
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味道仕則曠官荷推褒之過情
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休有祉福
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荅林中舍啓二

幸鄰封眇叨綴戚媿仰風誠勤奉問顧缺敢圖盛意申貺
華辭荷相存之至陸非遽數之可旣欽承德履茂享春祺
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
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疎之過未由占對
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旣

荅定海知縣啓

作邑海旁倚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
感悚豈伊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頤願副所望

荅戚郎中啓

阻闊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裁賀
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
誦玩亡斲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奉國不回處官
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民無隱情治有異迹
竝聞旌君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尙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基命
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明哲對越
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鬱爲時棟雍容禁署
嘗密贊於睿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治體奮庸甚盛注意
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重寄居畱神甸爲表則於
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萬里聲教所暨慶忭率同俯念
空疎夙叨存記縮縣章而祗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
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畱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可師
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啓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盛德尤激
懽崇

與譚主簿啓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丐規模惟喜則多非陳
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比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斂衽卽趨
於前屏瞻望麾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啓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一
十一
近持悃幅進叩高明荷溫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亦既就道卽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疎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敷言曷殫

荅馬太博啓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二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慰至深敘陳不旣

荅沈屯田啓

趨承維舊違去尙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歲云郁沐物且長羸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荅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褻諭過情窺觀以惡懼恐且媿末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懋美曉若東南之筠

天韻純淪温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
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國體之安候舌命官
遂致文明之政茲爲異數允荅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
國觀文辯敘彌高天老之台通謁爲儀寢遠豆晏之日懽
愉無狀震慄

賀樞密相公啓

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世出
韻白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漫漫遂適
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膺仕逮濬明之正統圖衛翼之
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
取平深策遠猷上谷嗟而倚重懋惟徽數允合膚公命布

幅員喜盈觀聽某久從外補越聽上臚會馳謁之未遑第
承風而竊忭瞻依之厚度越於常

荅福州知府學士啓

代人作

某啟辭闊義風累更元歷雖疆域之相比愧緘疏之未皇
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承拜
知悚某官卿材修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汪明盛問維高
閩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顧賴忠良鎮此襟帶既聞善治
宜有寵章用冀保和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

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業履
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之館方指

事以載功岐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郡
籲俊熙天卽頒寬大之書召返清切之禁某哀晚無狀情
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寢爲俗吏瞻榜中之彥敢附青雲未
涯贊見之儀益切瞻言之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啟

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
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於四海
二柄萃於一門簡在休辰職絲全德恭以某官風華博照
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襲章平之系畀逢辰鼎盛序爵
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裕邁躋三代之隆
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

平博謀而取重畀茲全責欽若壯猷輿誦所同巖瞻惟允
昔餽通函谷繫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實漢家之真宰宜
今具美與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
隱若自安佔宿邸之移文趯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恩賜及第釋褐
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選冒榮之辱撫
已而慙竊以國家攬八寓之廣具萬官之富一化所染人
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士如此之詳得人於斯爲
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蔚
有聲采著在觀聽何以疇上勤仁塞人煩言如某者族敝

而削材頑且疎逢世治文追師鄉道員冠方屢有賤儒之名高文大冊無作者之實吳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冢異土歸掃窮閭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俛首于進蘄榮逮親適會詔之興毗遂負書而應令鄉走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訾其材置以異等率趨法座輩試殊庭僅成骹骸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眾形妍惡曲成其彙乘雲酒潤秉律噓溫使是寒士階于榮路敢不審圖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誼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污廉潔之尚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我

